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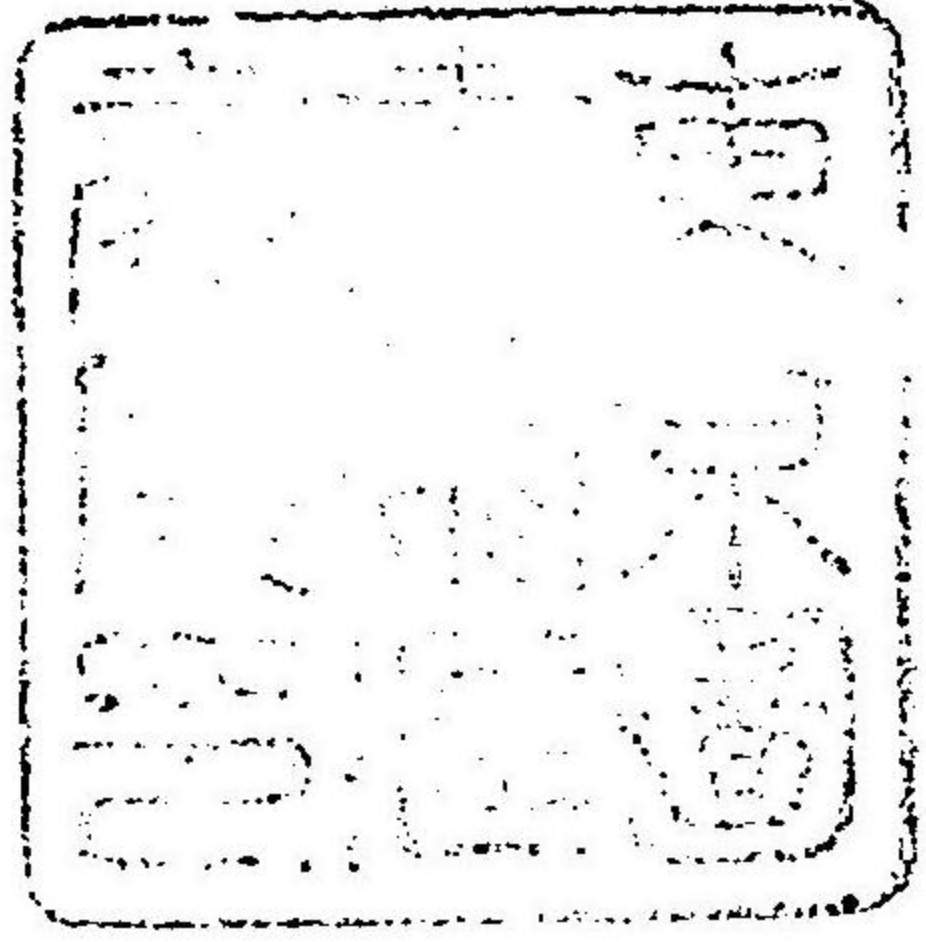
蘇洵老泉氏原本
趙大浣錦江氏增補
藤澤恒南岳氏校疏

增補蘇批孟子

泊園書院藏梓

刻蘇批孟子序

秦火燬矣。六經缺矣。後之學道者不得
不取翼于諸子。諸子之可以為經翼者。
孟荀為尚。而古文之秀。光焰煥赫。昭範
于今者。世推孟與莊。然則孟也者。可謂
兼華實也。而世人皆以實取孟。後之註
者不復說其華。雖然。道由文以傳。言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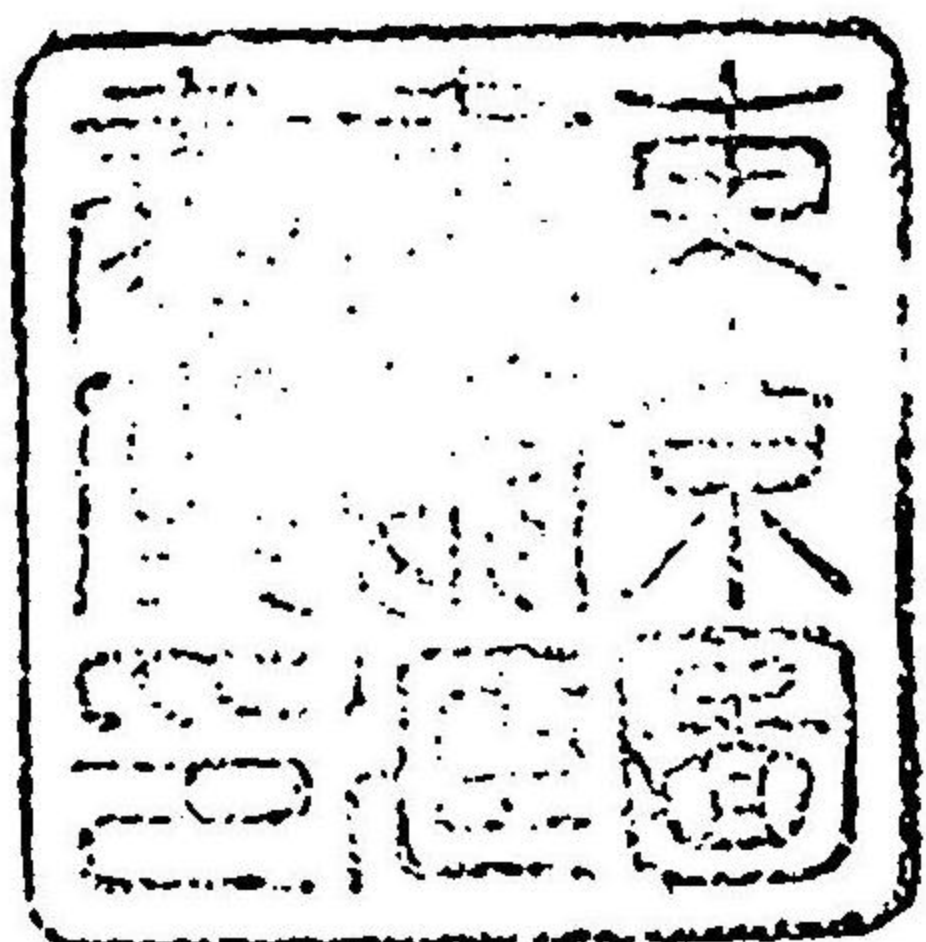
蘇氏
趙氏
錦江氏增補
藤澤恒南岳氏校疏

增補蘇氏孟子

泊園書院藏梓

刻蘇批孟子序

秦火燬矣。六經缺矣。後之學道者不得
不取翼于諸子。諸子之可以為經翼者。
孟荀為尚。而古文之秀。光焰煥赫。昭範
于今者。世推孟與莊。然則孟也者。可謂
兼華實也。而世人皆以實取孟。後之註
者不復說其華。雖然。道由文以傳。言而



不文則其行不遠也。華豈可廢乎。余平素以為憾焉。去歲秋原田西疇來贈此本。閱之則蘇批趙評。探賸技祕。毫分釐析。無復餘蘊。余大喜。乃校正上梓矣。然而取舍人異。識見家殊。蓋先考之於孟。勸王一事。所不取。是以後之尊孟。以比孔子。推其書以配經。命為醇之醇者。皆

不取也。此別有錄故不贅記矣。今額上補疏。施圈以別舊者。皆字句解或先輩評語。而亦任讀者之取舍云爾。

明治庚辰首月南岳藤澤恒撰



次我金次謹刻

序

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其言為明道之言區之以華法求之抑末矣我觀其筆勢如鍛鑄而成非綴緝可就熟讀之可以悟作文之法所以蘇批一書掾觚家珍同拱鑿老泉嘗有言曰詩人之優柔騷人之

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其素，皆華物為之也。筆妙而佐以卷軸，為之大家，雄視千古。前人謂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惟老蘇文深得其妙，良不誣矣。第此書之在，嶺表者多漫漶，不可復識。考之，歐與一二同志蒐羅，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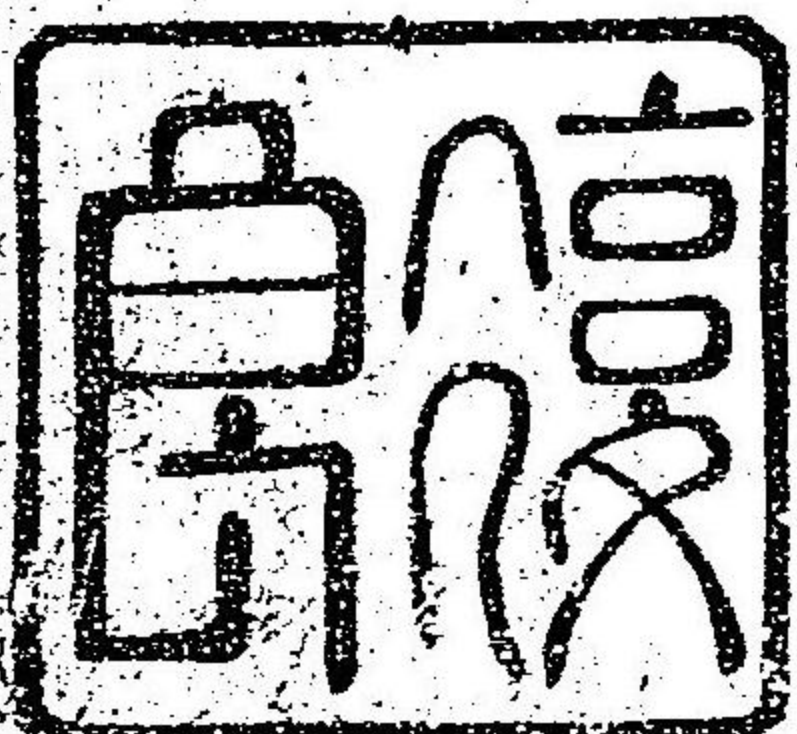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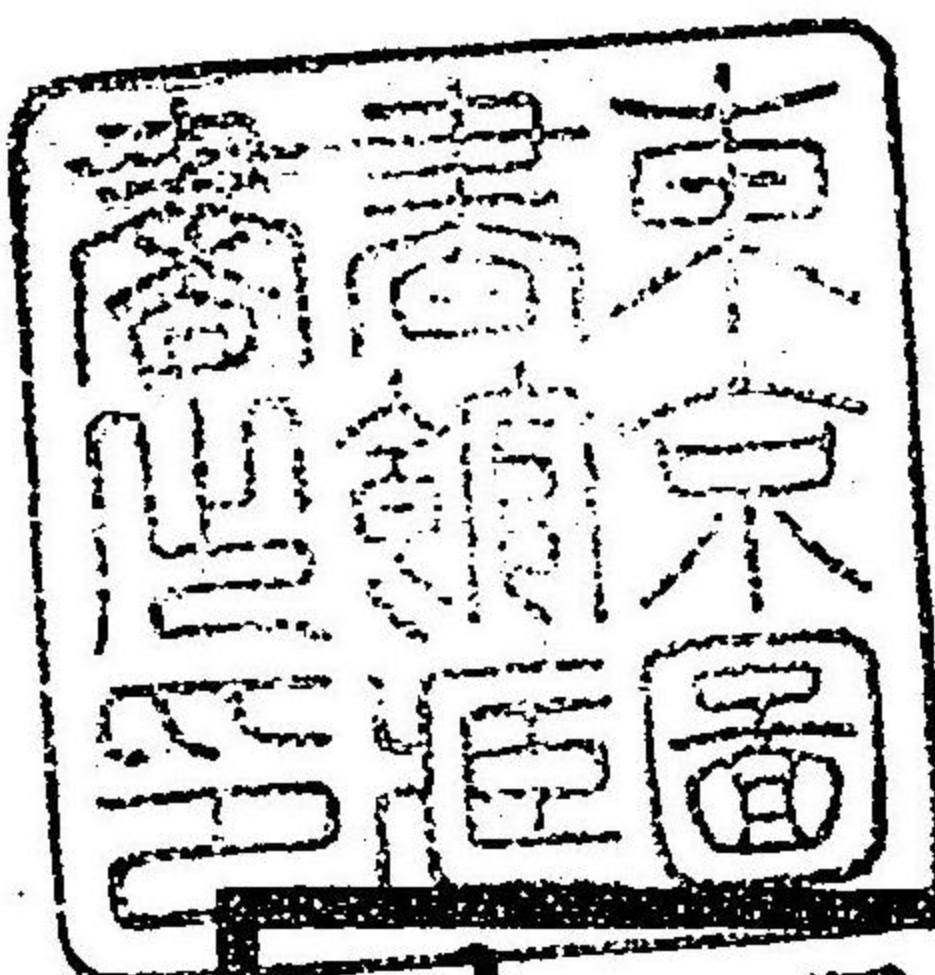
訂，稍加推衍，付諸剞劂，民於有志未之逮也。壬申省親南旋，適友人趙子錦江相過，道出其平素著述一端相示，蓋取蘇批訂之集，法儒論說，並付以已見。顏曰：增補蘇批孟子，博而核，詳而精，無義不搜，無美不彰，久為老泉功臣，誠有先得我心者。披讀之下，

大慰生平夫制義代聖賢立言拜獻先
資恆必由之使為文皆根抵於七篇則
不特用筆之工而義理精明又可因文
以見道今趙子曰與其徒朝稽夕考渙
然冰釋皆為文章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又復壽之梨棗以之天下以
嘉惠及學于無窮斯不亦仁者之用

心乎至趙子之博雅好學觀其所著
可以知其入矣

賜進士出身

浩授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年愚
弟何朝彥頓首拜



國

自序
文以載道五經四書聖人之文
皆聖人之道也我
家試士命題皆四書次五經蓋
欲學者求聖人出文以適於聖
人之道文特顯焉者瓦然道非
文韞以專文非濫無以達明道

出文莫侷于四書、然論語述孔
門問答言簡而明、不可呂莢法
求、大學中庸出自曾子、早思手
著、其中提細挈領、條分縷析、筆
法脩矣、然深厚渾灑、未易窺測、
求其雄詞偉論、馳騁于應對、或
伏頰捩、泮溢乎翰墨、浩然之氣

盛大流行、而可以筆法求者、莫
如孟文、管眉山、蘇氏老泉、愛其
文批而出之、其子蘇軾得之、以
悟文、癡良有已也、願其為書、傳
久、失真字多、得遺、浣自多、讀書
癖、嗜孟子、舌耕廿餘季、日與及
門口、講指畫、取蘇批訂之、竝集

諸儒論說、間有不得時、亦竊附
已意、名曰增補蘇批孟子、極知
繁瑣、然不過取其便於初學云
耳、學者苟於此而詳求孟子之
文、以通孟子之道、于以遍讀四
書五經、人聖賢之域、不難矣、韓
子云、欲求觀聖人、出道、又自孟

子始、吾願與天下同志者、共勉
之、 峇

嘉慶十七年歲在壬申孟秋初
吉、新會趙大浣錦江氏書于
泉頭貞遇堂



孟子七篇。史記謂其自作。注疏謂其徒所記。二說不同。要其崇正道。闢異端。固韓昌黎所推為功不在禹下者也。即以文論。亦縱橫排奐。俯視一切。駸駸乎駕左國而上之。向傳蘇批刻本。約畧指點。為初學之津梁。近錦江趙先生更滋而增補之。字解句釋。於文成法立之奧。抉摘無遺矣。所可惜者。蘇本批點用硃。故閱者了然於心。自趙

三年魯使	樂正	子為	政孟	子喜	寐而不	平公	將見	孟子	臧倉	阻之	又欲	使慎	子伐
孟子歸老	於鄒與公	孫丑萬章	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	之意								
三宿而後	出書	宣王卒子	潘王立										
孟子	至宋	時宋	慳以	秦楚	構兵	將之	楚說	罷之	孟子	遇子	石邱		
楚伐	秦大	敗悉	兵襲	秦又	大敗	明年	秦伐	楚此	宋慳	所謂	秦楚	也	

戊午 申壬
 二十 二十
 年 年

齊孟	子阻	之	平公	郝王	卒								
孟子卒于	鄉墓四基	山	由安王十	七年丙申	生至郝王	二十六年	壬申孟子	卒年九十	六歲				
孟子七篇	書成												

右起貞定壬二年甲戌訖赧王二十
 六年壬申共一百七十九年

增補蘇批孟子

宋 眉山蘇洵老泉氏原本
清 古岡趙大浣錦江氏增補
大日本 東讚藤澤恒南吾民校疏

蘇云一句截在孟子見梁惠王曰蘇云婉切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蘇云直諫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申王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東上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亦將此以孟子比蘓張也言蘓張徒已能利吾今叟亦有利吾乎亦有此對先王也一則卑我一則推彼幹施之妙可味

危字反對利字
○萬乘本天子稱也此則以孟子時為言

蘇云翻兩段作波瀾就繳上文再用前語繳上句却放在下亦法

○孟子直以王道說則惠王或掩耳而走熟味此章蓋言曰利則却有害曰仁義則利在其中也若此說來則惠王不覺其久也

蘇云兩句先概住「正」及下分兩段

千馬千取百馬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
蘇云却正就上句分開仁義後切
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蘇云此篇務引君道得進諫之體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心之利仁義固重尤重破利開口即以何必曰利一句與之截斷然後進之以仁義下申言利邊獨詳申言仁義邊反略結處重頓之曰何必曰利直與起處利國一問一答相對結構精嚴利在則弑奪必至仁義則遺後亦無是有利必有害而仁義亦害不利也兩下相形于何必而已矣之神逼得更緊更醒提處承惠王言利來故接以何必曰利句應承不遺後君來故接以仁義而已矣句極轉接靈敏之妙結用前語對轉是順逆總法亦以兩兩包圍法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

此節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不日物于日不多經日也 ○靈臺非為望氣浸而作者只是游觀之殿耳 ○靈說苑積思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臺名蓋取此義也

此節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 ○伏姬伏也宋解為安其所非 ○獨與借對一章字眼 ○森田益曰能字露本意一法

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
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
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
日易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樂哉

賢者亦樂此乎一問梁王蓋疑賢者未必樂此也孟子却曰賢者而後樂此云云就其所引經路用翻轉一層法妙妙引請後復隱括詩詞提出以民力三字跌出民情之歡樂先將文意能樂寫透然後推本借樂倒點出所以能樂之故筆音盤動借樂獨樂兩節皆長故能畫龍亦相呼應上節收用正筆下節收用反筆變化

蘇云翻一問作節素開住了却放下去不覺文勢奔逸

○度量考周八尺為步當今伍尺柒寸伍分有奇

蘇云先用一句截住宕起下節

○賴襄曰敏捷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

蘇云又總三句

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蘇云盤上了結一段

○度量考五畝當今四百伍十九步有奇乃一段五畝九步有奇百畝當今三畝四步有奇

○甲重也三令五申之申

○檢鶴林玉露曰一作斂是

蘇云就結一轉翻作二段波瀾

蘇云承上二段方作一句答上關結

○賴襄曰何止隣國哉

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蘇云總上七段

盡心二字通着眼處梁王以救荒為盡心孟子故歷舉王道之始王道之成以告之見王若經畫區處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不憂乎凶歲不假于移民移粟方是盡心末節極言時政之弊一則曰不知檢再則曰不知發直是全無心肝何得為盡心對針孟子取譬無不入妙眉山炎子長子設喻者皆得力于孟子也兼甲曳兵等喻語語切當入後刺人而殺一喻妙語更覺解頤次節起處不接梁王口中語突出好戰可謂奇峭無望民多子鄰國句緊承上鄰國不加少二句打轉有力然先設一喻方行說出又不見唐突妙文章要緊變要變化不違節登排三層用二句總上遞下五畝節登排四層亦用二句總上遞下意法相配是整齊處上節正收下節反收是變化處梁王何也一問分明有罪處意王無罪歲二句直應起處天下之民至則不但多子鄰國而已收應周匝亦是加倍寫法

○刃上加以字着

○政上加以字着

○賴裏曰不為噓列斬絕而其鋒不可當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蘇云承上二段又作此段飛舞關合若結上文者却放下一句繳起

蘇云引證二句只用一句解却只一句繳上文

○作俑是以魯言也淮南子魯作偶人孔子譏之蓋亦此也

○比及也死其身之死也言及其生時一報之也朱訓為非或疑者字然古書多例不遑枚舉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前路以挺引起刃以刃引起政淺深相形見虐政殺人慘同挺刃也後路以獸食作俑低三層跌起見虐政殺人甚于獸食作俑也通篇全用暗襯跌宕法庖有節正虐政之實孟子何以不肯開口直說蓋借他端進說來使王自認其非然後舉其弊而痛言之不惟在我不見唐突在彼亦深服其言而無以罪之自古名臣諫君或設喻引起或遠遠說來皆是此法率獸食人句語奇而確為民父母四字極鄭重不免惡在四字極大極冷如之何三字極悽惋極警切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蘇云一句起分兩段

蘇云承上二段引證

日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開口欲言今日之弱，先追昔日之強，情致悽愴。地方百里二句，通篇轉捩，梁主只從強弱起見，如何則可一問，未免有喪敗之後難以後振之憂。孟子却橫空落百里可王一語，以破其強弱之見。作其有為之氣，蓋曰：王則瑣瑣報怨不足言，亦是快進一層法。王天下在于施仁政，仁政不外教養如字，可使字通節一氣，啣按貫注筆力雄大，收用長句，更見壯浪。撻秦楚句，正與東敗西喪三句相應。施仁節在梁主邊，奪時節在秦楚邊，寫陷溺二句，實主兩邊紐合，挽轉仁之無敵與制梃可撻相應，法密而力健。未引古語仁者二字，收拾施仁節無敵二字，收拾奪時二節，勿疑二

字繳明可王之意，收結完密。

○襄王愚昧不足與議也，卒然字不啻殺人字等皆形其不足談妙讀者宜玩味。

蘇云再用前語結，又開一喻于一句之中，前後關鎖。○沛然二字屬上句。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蘇云

二五

五

王字一章至廟

保民二字一章綱領

不忍二字一章骨子孟子只字定齊王吾不忍其觶觶一句以下反反覆覆開出無數詩問
○無罪疏云謂無罪人也
以人喻故曰若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

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

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

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

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饋鐘王

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

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

○以羊易之四字非王語
○誠有一句嗟百姓果愚也

古人文字意在筆先有見牛未見羊一解乃有牛羊何擇一難此亦猛虎頂下金鈴惟解得者擊得也

○是誠云云為三節語可以見王自性有尤之意是乃仁術也與是誠何心哉相應見牛未見羊與牛羊何擇焉相應 ○羊平生鳴聲不必死時聲

此節乃前後過咬成戚以上結上啟其察識此心以下起下啟其擴充

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

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

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

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

○吾心吾前日愛生一不愛羊之心

王問足王之故應舉推心之義善之却忽以喻言全是在空中射盡不知是則事情不透提撥不靈此孟子善乎發端處
今思足以二句難得最緊切乃一章警策處

蘇三此章大抵欲其推愛牛之心然不能推者必有以害之也以下故反覆開合以攻擊之

○折枝陸筠曰折腰拔盆猶今拜揖也傳疑錄洪武正韻皆從此說勝舊解萬萬

老吾老三句根上不用恩說來亦緊承上折枝以見推恩之易

是心足王全在能推而王不能推其故安在重重反詰到此王不能下一轉語矣文勢至此水盡山窮看他下文轉變之妙

獨何與下宜緊接與兵構怨矣卻又說權度一節者蓋先言物民不可倒置然後說出所以倒置之故也快于心正照前不忍字快字下得狠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

蘇三至此文勢方維而退急欲引入保民故引喻是

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

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

忽然打轉易生本案平地驚雷奇絕

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蘇三粘上作波瀾

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

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蘇三粘上

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

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

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繳應

兩以四字正是善推

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斯三字與上是心相應

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三句收束上文却對下二句

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

覆筆應上即起下

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蘇云

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

心字

文意若斷若續水窮雲起

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

因一快字逼得不得不出私心來

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蘇三

蘇三

蘇云又轉此更進一步
五句中又用抑字轉亦
法

既說出五件又明以豈
為是哉然則是知其不為
是而故詰之也未說辟土
地等句先以王之所大欲
可知已起則又知其必為
是而轉難之矣文字起伏
不測使齊王不得不入穀
中

王怪其甚孟子卻又說殆
有甚焉忙趕再進一針把
後災兩字嚇他合他雄心
灰滅後乃以大勢較之急
挽之反本

蘇云至此上下之間呼吸
變化奔騰控御若捕龍蛇
真文之至也

蘇云此一轉方到保民處
作大波瀾

○欲疾之欲恐行
文法至此一收結下文又
是另起

蘇云又轉之從頭說去
孟子畏道幾句便能使王
笑又能使王悅又道幾句
王卻笑而不言又道幾句

皆不為也

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

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

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

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

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

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

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

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

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

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

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

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

蘇云轉就生波瀾

打轉略意

蘇云結上生下

蘇云應章章字

蘇云就反處

王即云吾情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內機關

仁人又應上不忍固字落得奇

○焉有管下九字

○終身蓋非終世之謂也

此以一歲言者豈可謂終世飽終世苦乎按終與周通周身者自頂至踵之謂也

又將反本意再加一束下乃詳制產之法

蘇云此是保民處

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蘇云暗了卻又繳上來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

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

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衣帛食肉一段與仰足事父母應無飢一段與俯足畜妻子應庠序一段與驅而之善應末二句實見得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千里來龍到此結穴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通篇分五大段讀首段至是心足王是善王不忍之心是以保民致王次段至意慮是啟王察識次段至善推所為是啟王擴充次段至執能德是啟王求大欲而不以施仁政末段說到制產則

實推不忍之心行保民之政而致至也。王字一篇大主腦入手無以則王乎一引是心足以王矣一斷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一呼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結數語是通篇線索。王之足王

在不忍之心然不忍之心所以足王者在乎善推而擴充之但齊王一向蔽瞶不忍解解之言不過一時偶觸而發若不使之先識得不忍之心如何能擴充故着百姓皆以王為愛句為發難之

端蓋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括愛字發難正對面攻擊之法也及王聞言只解脫個愛字竟不知自覺得個不忍之心出來故孟子又以牛羊何擇難之王被孟子攻擊得緊終解不去只得權認了

愛字是王終不能察識故孟子急以無傷也救轉以見牛未見羊也與之點明而敘之察識以下教之擴充便可將老老節節之只緣王不解此心之合于王疑王為甚難故先分疏個難易緩急使之

了然而後可告以用力處也王之所以不能擴充者以大欲害之欲殺其病而藥之故先用與兵構怨一語再用肥甘輕煖等一語然後以王之所大欲可知矣為之道破又極言大欲非與兵構怨

可求而挽之行仁政此處仁政卻用虛說下段方以制產指仁政之實下段欲言制產之實卻又先
反覆言恒產不可不制虛論其理未方指其重者其通篇血脉貫通虛實相足正朱子所謂無一字
間也

蘇云此篇悲壯頓挫深得
告君之體

○莊暴亦搜下遊士之一
非齊臣也不然孟子對王

之語不得有莊子之稱
○曰好之曰攻端字面

○庶幾言近於與左國多
微

○與人與衆即甚而與衆
甚之尤者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
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
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
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

蘇云倒問兩語卻生一波瀾

好樂甚即是與百姓同樂
卻留在下文方說此處含
甚自得妙

○陪說田獵以見主旨在
與百姓同樂不在樂也

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
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
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
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
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
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之是帶說

蘇云分明疎朗

與上篇舉疾首蹙頰

而相告兩兩相形

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主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此豈因論樂而引王同民樂不別于古今而別于同攬從好樂上發出段精義因其欲而利道之孟子善于引類此暴未有對暴必謂樂不可好好樂妨于國王樂乎色亦知樂不可好好樂或妨于齊孟子乃反欲其好之甚謂好之甚則齊近于治語皆出其意外亦是翻進層法欲為王言樂卻先就常情探之殷發王一段公心然後可與言同樂徐徐引入極有步驟臣請為王言樂却是前後文脫卸處一兩節反一正言獨樂同樂之效分別出個好樂甚不甚樣子來都是先將憂喜情形從空中描繪方角倒表文法點出同樂不同樂筆意極空靈極飛舞上兩節猶是虛設情景大概言之到末節方是實勉齊王與百姓同樂所謂好樂甚也則王矣所謂齊其庶幾也直應起處為通章點睛

七十里之圍其有無不必深辨只重在與民同樂與民同雖亦小不與民同雖小亦大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圍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

陛下落得極新極險為阱國中其視文王之與民同直是仁暴天淵
○蘇思益曰以一則字入議論故掉尾有力

○樂天是主畏天是客

圍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圍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

○引詩徵冬去却無懲
有詩若書語而脫乎

一大字喚起下三節

此文王之勇此武王之勇
二句從寡人好勇來見王
以好勇為疾如詩書所云
這豈不是文王之勇值文
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
其勇大矣○維且謂助
不獨文王為然武王亦然
一亦字前後關照
收尾民惟恐王不好勇恰
與寡人有疾二句打一照
面極歡動之餘卻正關
其緊

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
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
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
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
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

○賴襄曰播着獲獲使王
呼快

蘇云前立論後引證

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

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

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

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蘇云八引證

蘇云何承上一句結

蘇云四句轉

蘇云四句轉

蘇云就轉句結

○諸侯上下一例趙諱得之朱釋下諸侯為附庸也長之屬罪

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明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賴襲曰餘音悠然○結不下一語此子與子家法

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雪宮之樂在賢者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只用一有字輕帶過即引到同民上人不得則非其上下語稍硬故節擇言民之非然後轉到上之非筆意圓融然亦必借上句作觀下句乃倍有力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以字連成收得上四句足激得下二句起極有氣力畜君好君為通篇歸宿觀起處孟子說不與民同樂之非固是畜君即晏子對景公之言簡明先王之法復陳今時之弊一則曰無非事者則曰惟君所行早將畜君好君之意和盤託出結尾一句點明真有萬鈞之力巡狩述職省耕有斂豈是觀亦借作觀者所謂諫也無非事者句緊對景公先王觀之問東上二項如鐵鎖重關然東上又以下文法若斷若續一兩節以為諸侯度為諸侯憂兩句為片段參差中有整齊也先王無流連之樂二句回抱天子適諸侯節與前何修可以比于先王觀句相應蓋因下文說惟君所行故先覆轉先王坐實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下面乃關得密借得緊結句隱隱見已之納諫都是好君豈主聽言與民同樂如先齊故事都與起靈神迴氣合然卻是解詩妙不着迹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

○明堂之名或曰所以明諸侯尊卑非古下明字多取神明與明潔之義

○賴襄曰所謂顧方行如何耳斷而行之鬼神避之也
齊王節節以有疾為自己不行出脫孟子卻即節節就他有疾偏換他行針鋒駁對
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詩本無此意孟子卻引來做証所謂因其近似而發揮以足已意也于此亦可見孟

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熒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子言詩之妙
上節重兩有字下節重兩無字見公劉太王好貨好色之同民皆補出詩所未有引歸至政本旨
兩備于王何有隱隱顧章首勿毀明堂
○是言詩正義相土地之可居也

孟子欲問王以四境不治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是以他事形起筆意與章首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交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以世臣引出親臣無學正
與有學對照
○不知趙註屬是

如不得已只形容一個慎
字下節數個然後字承
慎學發明

○未可字輕勿聽字重以
見進賢是欲欲而退則
君之所不願
○此則周禮三刺之法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蘇三級頓挫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
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
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

○賴襄曰隱之注射時君
非論湯武也後儒說人
說夢

上節以任木形起任賢下
節以治玉形起治國兩必
使字何等鄭重兩姑會字
何等輕忽其提醒齊王處
全在則何如則何以六字

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蘇三級頓挫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
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
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
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
蘇云又繳上文意句引下
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

蘇云三節文雖不屬而意實相足不任賢正是不愛國也故曰相足

齊王欲取燕妄認天意孟子則使之驗民心蓋天意難憑民心有據兩民字正對上天字

宣王先言勿取後言取之意在取也孟子先言取之後言勿取意在勿取也亦運而已矣包正與打開後懲教之勿取

○九經談人力不至於此之下合意是天之與也五字

○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

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

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

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時雨承上雲霓

此節分兩截雲霓以上言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以下言湯師既至而民悅之深上截先引書而後自說下截先自說而後引書議論在中間引証在兩頭左傳多此法

○來蘇據書家相慶之語或以為莫望之意誤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

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

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

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

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

動字落得妙分明是自己
惹禍
猶字與速字應止字與動
字應

君之民三字極警醒對上
吾有司幾千人對上三十
三人有司莫以告對上民
莫之死

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
又二束
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蘇云答本問結
應荷以待之二問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

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

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

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會

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

君無尤包應兩節即以起
下節

○賴襄曰是德張輩之
所不能及

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
應疾視長上之死
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

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

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

此節一曲一折十分悽婉

蘇云承上之七
蘇云承上之七

○強為即力行

○則不之則猶而

何哉。疆為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

擇於斯二者

○此章逆叙，不曰臧倉而必加嬖人二字，通節皆是嬖者之詞，看其用何哉二字，突出驚駭之狀，一氣注下，儼然命以無見君無見焉一句，聲色俱厲，非變之甚，何無所忌憚乃爾，一諾字亦寫出昏庸之于孽倖如畫。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

久而後失在商邊略作一小束是以難也方作一大束

今時則易然句應上反手開下二節

飢者二句引喻不用我正意而正意自明咏歎淫泆

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

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

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

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

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

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

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

蘇云總承

蘇云結應

換云結上時字

登上

蘇云應以齊王

蘇云振起

形容致王之易又應以齊王句

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
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
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此章分兩大截著以齊王猶反手句乃一篇樞紐以上勸勸功而崇王道以下詳言主齊之所以易

通篇以德時勢三字為眼目管晏有時勢而無德文王有德而無時勢以齊王則以德而乘時藉

勢也上截凡作兩次開合可復許乎一開而子為我願之乎一合猶不足為與一開以齊王猶反

文王所以致王之難非德不足而時勢之不足也以下言主齊之所以易以德而乘時勢也中間引

齊人之言借點出時勢二字承上落下蓋以齊王猶反手句為通篇樞紐而齊人有言節又為下截

之樞紐也

由湯至文武一段言文王之時難地真非其有一段言文王之勢難夏后殷周一
段言齊之勢易與尺地一段相對且王者不作一段言齊之時易與由湯一段相對又引孔子言德
本速轉還德一邊以上三節尚寬論個時勢德道理如此到末節總承上而申論之當今之時是有
時萬乘之國是有勢行仁政是有德事半功倍二句繳明至齊反手之易與文王百里之難為通篇
大結應

通章以不動心為主其所
以不動心者由于知言養
氣而知言養氣卻從願學
孔子來

○動心謂轉志改意也以
畏懼疑惑解之者非

○以下文例養上疑脫所
字

○層撓目逃皆連讀、

○曰字、本在量字上是
因丑借孟貫為言故字
亦借黜舍之養勇以引入
養氣之說以黜陪舍以黜
舍陪會字子夏卻又以字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

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黜之養勇也不

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

褐天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

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

撤去

蘇云轉

蘇云轉

以上是不挫於人

以下是必

報于人一步是進一步

三句是說別人

末二句是自言

夏禮曾子孟子之學源本
曾子說曾子正陪山自己
一路脫御空中形影儼然
神化之筆

○罔自喻曰上守約守氣

○辨解于襄孔子弟子家

語弟于解顏相字于襄
皆字正是孟子陪客

○二焉字有吸斥之辭言
志先至于此地氣即次至
于此地也

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

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喘焉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

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

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末

伏願學之根

又一束

蘇云轉

不知言

駁他勿求

不養氣

又駁他勿求於氣

蘇云轉叠上文開

曾子與子夏

三

三

○蹶者趨三字一聯言蹶者之趨意所欲乎是氣所為也

此四節申言養氣前二節就養成後言後一節以平時直養工夫言

○直字句下文說以義與道養之而又以直養之語則不可解

○勿正心三字衍

蘇云引喻先提一句莊子多此法

此兩節總歸結直養無害一句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

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

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

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

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

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

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

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

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

○為無益而舍是忘揠苗是助長可以見上勿正心之贅

此節申言知言上四句因外而知內下六句即短而知其終 ○生於云云五字辭理垂垂挽入耳上言知言養氣已盡此下則言願學孔子故于上下分界處特著此節總上起下 ○善為善言互文法

蘇云五轉

蘇云六轉

直字眼上縮

浩然之體段

浩然之功·用

結應章

以下借論以明助長之害

轉歸養氣

蘇云七轉

不敢當聖。又不欲安于賢。且不願同于他聖。層層寫願學孔子作勢。

○曰姑舍是。蓋顏淵問于譽皆等。先進故難措辭也。丑悟其意。故更引伯夷伊尹也。朱註非。

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

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

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

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

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

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

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

以下言孔子尤盛于君聖。以見其所以願學之意。

未有夫子未有盛于孔子。應上未有孔子以明願學。

○賴襄曰。章尾加而吾願。

應

蘇云九轉

蘇云便簡

蘇云千轉

蘇云三句承轉結

蘇云土轉

蘇云土轉

蘇云土轉

分

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

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坳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

學之豈屑為管仲哉一
字者

此以霸功形起王道言
王霸之心有誠偽下言應
之者亦有誠偽

○不字包思服二字與魏
武短歌行概可以懷同例

首二句一章大旨如惡二
節言仁則榮之實參國家
二節言不榮則辱之實兼
又以自求總結而引証之
如惡之一轉極有力

增補蘇批孟子

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上五節譬言感應之理。末節方是實事。信能行此五者。句為通章轉關。
○塵亦法也。法字不穩。恐征誤言。塵則不征。征則不塵。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

○賴襄曰五下矣字三下也字相配成義轉撥頓挫處在率子弟交父母一

○天吏天德也

而願耕於其野矣。塵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

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声兒死時號咷也

極力形容仁見時情景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里馬也言其身之所居
處也

蘇云活潑變幻不可端倪
若游龍若迅雷

此章文法如累臺然一層
高一層至舜而地位乃極
末節言舜而由禹在其籠
章中矣

增補蘇氏孟子

卷一

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
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
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自明妙妙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

從舍已說到取人從取人
說到與人筆意歷落

前一節敘事末節總斷

此節一步緊一步總畫出
隘字

○或曰望夕然去之五字
當移浼焉字下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出
不恭字

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
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又就由禹舜推開說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
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
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
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己。柳下惠不
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
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天時寒暑風雨皆是何
唯時日支干而已乎

側爾焉能挽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
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
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
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
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
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

○賴襄曰孫子兵法十三
篇主意亦是已兩意對縮
縮收上直到究竟頂一勿
如塔尖插雲

○如字有味

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
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
戰戰必勝矣

起處總提下面分應孟文多用此法然此篇提處以天時陪地利陪人和陪人私用聯遞法注重人
和故二節三節申應之後末二節又暢言人和之無敵與他處總提分應之法又變次節言天時
處用虛若之筆三節言地利處用實非之筆得道多助二句從正面說到反面寡助之至二句從
反面轉還正面此四句猶反正對舉以天下二句則以正面申反面作一層看其轉接靈警處妙用
頂針句法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
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

以不可召意
蘇云敘事

○采薪之憂。時采薪之餘勞。

王之敬子二句。為下辨駁開端。語有關鍵。

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亦未嘗以疾
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本意
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孟子託疾之意愈詳造於朝。我
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
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
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
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
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

蘇云。孟子乃不可召之臣。齊王召之。所以不去。引三達尊。見不可召意。

蘇云。此言道德字正。應遠尊。

敢以陳於王前。敬未見敬王句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
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
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
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折句。離出道字夫豈不義而曾子
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

蘇云。此言道德字正。應遠尊。

蘇云結語似翩翩欲舞

不敢召就君說不可召就
臣說以不敢召跌出不可
召以管仲跌出自已收拾
上文歸結全篇絕大筆力

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
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
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
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
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孟子不應召只大有為之君節數語可了乃前路卻用公孫丑仲子景子作襯寫出旁人憐惜又以
公孫仲子引起景子故寫景子處凡作兩層解駁前一層明已之敬王猶遠遠說來未說到不應召
上後三層說到不得以一慢一難已含不答意然猶未顯直至大有為之君節方明說出未又引
湯桓不召尹仲為大有為之君作証以自況看其前後借陪中間虛實相足何等層次何等筆力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
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

皆是也一句斷定下申明
皆字與一字對是字與非
字對

若於二字從上二節轉下
未有處照上遠行戒心
○貨音貨貨以我為貨
也

○大夫姓名逐次點出亦
一法
失伍借說失職打轉正意
即用上喻意字面字最
多此法

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
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
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
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
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
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孟子卷之七 三

蘇事已在前只用喻說
又云此喻切當不待詳說
而人已悟之矣

爲王誦之句括上三節省
卻多筆墨此是撮記法
亦議中夾敘法

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言。曰今有受
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
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
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
寡人之罪也。

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
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蚘鼃諫於王而不
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蚘鼃則善矣。所以自

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
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
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

此章解未美之疑。以盡於
人心四字爲主。悅字。慘字
都本盡心來。不以天下儉
其親。乃所以盡心也。次

節說先王之制三節說也所以美其本之意是就人子身上說四節又就作者說末節引語作結正與本若以美然相應
○辨嚴嚴儼通言在喪也禮記吾子儼然在憂
○朱註為有之為當作而○比及也化者肌膚消化也
上節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見齊非伐燕之人上節發明可字下節發明未也二字松字一章之象矣字一章之斷
○以私可知其實至之所命

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士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

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

此節承上過字問論一番
却是賈賈爲王文過之意

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出脫齊王在二且字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擊刺齊王在二宜字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

○方鍾當今三千三十石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子十字疑語文撥入

○十萬鍾當今三萬三百石

蘇云長于喻者辭不迫而
意獨至

蘇云但解龍斷二字正意
已躍躍言外

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亦不用結語

○客不悅曰此蓋怒而起而言也上下兩字呼應特妙昧者則曰上坐字當作立

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

蘇云懷形于辭意之表整而不整亂而不亂纏綿懇惻離騷似之
○改之即用孟字言行其道也宋曰必指一事而言非
此節又進一層言歸志既伏猶且憊倦不忘益見三宿出晝之非滯滯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

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滯滯也士則茲不

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

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

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

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予豈

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

插云分析

承上辨駁以是子所欲引起豈予所

欲顯出不得已以明非滯滯

緊承不得已

已跌進一層連字正破他滯滯字猶為二字與上是何二字相應

委所潯滯勢如流水

孟子本意

作一句讀何等筆力

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
小人也

此蓋子自明三宿出書之故通層層眼處在王由足用數也其行道濟時之本心愛君澤民之餘意
至今猶令人想見于千載之下 尹士譏孟子只重滯滯層上二層乃就今日去齊之失而并逆
其前日來齊之失耳看其上二層都用則是字後二層獨用是何字實是分明下面孟子亦全是解
明非滯滯意子不得已節非滯滯意已明下三宿節寫出書時心事夫出書節寫出書後心事
皆甫言不得已意以見三宿出書之非滯滯也至末後借小丈夫反形不覺慷慨而談頑石亦為之
點頭矣尹士安得不自認其非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
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
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蘇云平生自任如此

○辨解孟子遊於齊凡十
餘年不可謂不久矣徒始
有去志則何以爲卿乎
因今考之見崇之時始知
王之不足以爲善於是始
有去志也其不受祿亦在
見崇之後也豈從始不受
祿乎
○師命蓋伐無之役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
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
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
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

○我師欺我，是互言言可信，而師之也。朱註誤。上節釋世子之疑，下節勵世子之志。

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親喪而所自盡，何最重，不可他求。是在世子，堅其自盡，也是誠在我，信其所自盡也。用者大悅，又自盡者所感動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

○父兄百官皆不欲是樂，所眩眩強而行之，用者大悅，乃厥疾瘳也。

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

○在我賴裏曰是治道大本大機不唯喪禮一件也○辨解曰字當移可字上

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

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

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

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

此下三節總見助法當行

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

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

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

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

○夫世云多八字當移下鄉以下句上

言通示此也

此節見行助之後便可教民總見助之當行應上恆心只無說

○力行二字千古鍊案

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蘇云引證結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所以要分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蘇云方是敘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

此節言井田之能善民俗。益見助法之善。鄉田同井。結上生下。為一節樞紐。○守望兩件事。此節詳井田之形體。

蘇云君與于于之君雖非着意語。自相終始。

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八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總鎖

民事不可緩。是一章大意。通章分兩截看。新子之國。以上是詳民事而望其力行。以下詳法制至期其潤澤。以行助為主。故前極言助法之善。後復以正經界詳告之。總完得一個民事至勸勵乃行助。裏面事而學校亦因行助來俱帶說。上截勉君。下截勉民。然以君為主。故下截起處曰子之君。收處曰君與子。帶定君說賓主分明。上截對文公說。言助法之善。其法制之詳。留田對畢戰始。言及乃淺深詳略法亦一意分作兩層法。

神農始為耒耜收民稼穡
又教民日中為市起句已
伏並耕同價之根

增補神農也。神農始為耒耜收民稼穡。又教民日中為市起句已伏並耕同價之根。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搢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

增補神農也。神農始為耒耜收民稼穡。又教民日中為市起句已伏並耕同價之根。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搢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

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

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

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

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

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曰然。許子必

此節專在言于耕處作一段落下節末二句作一段落下截為不自織一遍下截何不為陶冶三層又一遍上截曰害于耕下截曰不可耕機調相配雖長短多寡之不同然正須于參差中識其整齊也

蘇云此下若決江河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耜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耜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耜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耜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耜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耜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耜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耜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耜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耜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路趙註屬路也或作露國策則路君之道也

治人治於人承勞心勞力說下食人食於人又承治於人治人說下都用頂針句法

蘇云以下反覆者証以見大人之事

此處單就禹作一小束

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

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

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

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

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瀦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

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

均不為也

五

正見相濟而非相病

以洪水為

五句皆洪水所致

敷治二字該下

二節使字管聖命製蓋益禹稷契皆舜命而使之也故下專言堯舜

與上五穀不登相應

蘇云結一段

按中國可得而食句

蘇云耕字

就義折

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

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

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

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

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

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

此節固是承上然而不得字又起下得人

農夫也用倒筆數出見非堯舜之所憂正明斥並耕之說

以分財教善起得人解上堯以不得舜為己憂三句

蘇云三厚通作一段、
用心學應上勞心、

此引為不倍師之證凡四
層而尤重曾子一層蓋曾
子不改所事與陳相正相
反故下獨言魯曾子
○似聖人趙註猶似孔子
為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
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
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
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
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
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
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
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
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曾子曰。

轉入許行今也二字與上
昔者二字緊照

以膺字跌學字以方且字
跌亦字不善變奇結上四
節同應用貫總更二句

說許子之道可從不獨為
許子辨亦是為倍師辨

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
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
喬木而八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
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
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
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

獨借履為喻者以許行捆履就其所明者而通之也亦則後映帶處
○人豈為之哉言豈人力之所為乎履雖巨然其功龜者與小履功密者同賈此天道耳

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應前破他無為句。通篇作兩大截看。不蓋變以上是闢許行並耕之說。以下是闢許行同價之說。然以闢並耕為主。上截又分三截。首三節許行陳相詎為並耕之說。以上是緣起種粟三節。就許子所不能兼者以明詰其不能耕當堯之時。二節敘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堯以不得舜三節斷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總是闢並耕之非。以上是正位以下責其倍師是餘意。凡辨難攻詰須拿定一件眼目。則理勝詞達。孟子先拿定許子自身且不能兼這着。則並耕之說不攻自破。種粟兩節以種粟句作一頭。下衣冠作一脚。釜鬲鐵耕作一脚。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但中間多以粟易械器四句。便覺變化不可捉摸耳。闢並耕下有不暇耕不必耕兩層。尤重不必耕以折許行厲民之說。然必俟說完不暇耕方徐及不必耕。則文勢緩散。故趁勢捕人易械器四句。將有相濟非相病道理。提明以照應厲民自養一筆。如神龍出沒于雲中。若隱若見。真奇變之極也。且許子數言又追進一步。就他本身詰問三個何字。一氣登下逼出他一個不可耕且為來。不可耕且為分明是說並耕之不可矣。少在不知不覺使他自己口中吐出。乃見前路逼法之妙。陳相先說許子耕已理屈詞窮。孟子尚不遽折他。復以釜鬲鐵反覆詰詰。直到他自吐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然後一言折倒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此一句方折得極有力。然則二字如驚風雷。勢決江河。有此一折。下面乃得大暢其言。滔滔汨汨。陳相直目瞪口呆。無從吐氣。然則二句。既將他折倒。卻特地提起大綱來說。

喻申明亂天下意

有大人之事。有小事。見各有其事。不必相兼。下方用且字一轉。見一人之身不能為百工之事。就陳相固不可耕且為之意。而再暢言之。見得小人尚不能相兼。何況大人。欲兼小人之事。然不能兼。正有不必兼底道理。故又接引古語。而以勞心勞力六句發明。有大人之事。有小事。二句之意。法反覆相因。展轉相足。引古語闢並耕之說。正大簡切。已無剩義。下則引古人以證之。當堯之時。兩節以堯獨憂之二句作頭。益禹稷契作兩股。聖人之憂民如此。二句作一束。兩股中。上股重禹邊。而以益引起。下股重契邊。而以稷引起。極參差亦極整齊。堯獨憂之。聖人有憂之。聖人之憂民如此。並堯舜以不得舜禹皋陶為已憂。俱以一憂字為眼目。乃上承勞心。下注豈無所用。其心何等針線。堯以不得舜為已憂。承上堯獨憂之舉。舜敷治。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承上舜使益四。豈舜憂在得人任治。所謂勞心于治人也。大人之事也。農夫以百畝不易為憂。所謂勞力以食人也。小人之事也。相提並論。見大小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不必耕。可知東上起下。警動異常。

自當堯之時。亦不用耕。通三段作一大段。一則曰。雖欲耕得乎。再則曰。而暇耕乎。三則曰。亦不用耕耳。凡三次提撥耕字。照顧獨可耕且為與句。二不得耕以發言。不暇耕以時言。不用耕以心言。三步深一步。見得聖人非獨不得耕。不暇耕。即使得耕。暇耕。直不用耕。以上闢並耕之說。下乃責陳相倍師。一說陳良之賢。正以見相之不可倍。說師之不可倍。愈以見許行之不可學。而並耕之說之非益驟然言下矣。前後話雖兩端。意只一線。蓋餘意仍歸根正意也。下喬入谷。已是個不善變。影字。然尚只就陳相自身說。至引許說我狄荆舒與。上南蠻。歐古相照。應見得如許行輩。為聖人所必誅。而陳相願惟是之學。謂其不善變。顯責陳相。正痛斥許行也。許子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許神農市價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

以同價一棺惡能治國家一語不獨為未段收煞直透通章蓋通章所關皆治國家事也

不日夷之而必接墨者二字是原敘法是立法

通章以道字為眼目觀其日不直則道不見以薄為其道儒者之道亦必有道處處提醒道字可見

夷子曉得孟子兩路擒他乃引若保赤子之言接儒入墨作墨子兼愛解又為施由親始之言推墨附儒

五句說得字字慈婉足令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

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

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

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

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

夷子誠心欣慕

蘇云轉

蘇云折

反激法

蘇云又轉

先折彼

作自己厚葬解所謂道詞

也故孟子開他親其兄五句先解吾儒並無兼愛之說且天之三句正破墨子愛無差等之誤

此節言厚葬之心以深明一本之意

歸重末二句言外見夷子厚葬不失仁人孝子之心正以感悟他無然為閒四字畫出夷子悔悟神情真為生手

詳已意

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

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

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

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

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

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

子無然為閒曰命之矣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真小

蘇云結結藉

真

真

非其招尚不肯往奈何不待其招而往都是翻進一層褻法

蘇云提問語粘上折利字

前引虞人見其能守義此引王良見其不徇利此處輕輕敘過重範我馳驅及我不貫二句為下羞與射者比句立案一終日不獲一朝而獲十之故留在良不可處方行說出亦前畧後詳法一意分作兩層

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

法

御者三句收拾上文為如枉道句作跌最有方以御者之不肯枉法反跌出君子之枉道是低一層跌法且子三句再進一層駁得盡

是焉得為大丈夫乎正駁他豈不誠大丈夫句開口一語喝破即引證以妾婦反對丈夫見丈夫且不是況大丈夫乎未節言大丈夫之事一氣

曰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章見孟子守身之義陳代欲孟子枉己以有為孟子詳言已不可枉而枉已不可以有為齊景公告以不可往見之意下三節申言枉尺直尋之非凡作三轉一步深一步且夫節言利不可為以勢言言者至何也言即有利亦羞為之以守且子二句言枉道必不得利以理言篇中亦可為與辨為也正折他宜若可為句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

言用家也

滾下筆力雄壯寫出孟子
泰山巖巖氣象 以居廣
居三句為主而又從得志
不得志揭出三個大關頭
方是居之立之行之底實
証正與以順為正反對
此之謂三字與上長焉得
三字緊相呼應
○朱註廣居仁也正位禮也
大道義也

周霄提出一急字便隱為
後文難字作勢是一章眼
目

此節以諸侯失國形士之
失位下節以農夫之耕形
士之仕兩節一樣起法是
整齊處上節申言從容說
到主下節則但申言客邊

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天子以順
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
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
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
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

上詳下畧上節從主位收
應弔字下節從客位收應
出疆字是變而處
此間重出疆二字與三月
對看言下似益疑其意正
言外越無解于其難乃着
着用倒跌法

周霄本欲諷孟子之難仕
卻轉從急仕重重跌入意
謂孟子已入其毅中卻被
孟子提出一道字救轉真
有山窮雲起之妙
蘇云三段從方折入本意
欲字從上願字生來惡字
從上賤字生來以欲字引
起惡字
○此喻有非君子之言者

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
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
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
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
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
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此論亦野鄙君子不也
取、蘇云、轉換如走丸、

子不通功易事與子知通
之是一掉一闔之詞、空中
振蕩文法、

於此有人句、說得鄭重所
謂中流砥柱也、

梓匠輪輿、何其輕、為仁義
何其重、乃重其所輕、輕其
所重、何施之懷、奉上兩層
辨駁殆盡、

蘇云至此難倒用志字倒
而復起似淡迴路轉一祝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

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

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

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

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

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

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

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

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
而食者、其尊梓匠輪輿、而
輕為仁義者、矣、之有、只向
喻意、辨明、不必我、正意、而
正意、自足者、此類是也、

此三節言湯能行王政、未
有惡而伐之者、

此節寫出湯之於葛、委曲
寬容、教誨、葛之於湯、極力
拒命、肆虐、來為下節行師
張本、

張本、

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

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

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

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

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

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

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

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

此節民望之民大悅及下節君子小人相迎等語總見王政之得民爲未節欲以爲君立案

此二節言武王能行王政未有惡而伐之者有彼不爲臣五句從綏厥士女說到士女來迎是順舉書詞其君子以下乃是倒釋書意從君子小人之所以

有童子以豕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用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立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立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

來迎則出取殘殺民通節一順一逆同壞相應引書無心迴合湯一筆妙蘇云折有萬鈞之力又更有操縱四海對齊楚望字對應字爲君對伐字大字抹煞他小字

蘇云此喻從語事舉不貫串而文章燦然此最妙于喻者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聽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

証上取殘

折入宋

應楚

設喻

喻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

喻長幼卑尊皆薛居州

喻下誰與爲不善

在王所二段後論其理未
二句方實歸到不勝身上
諒一字與前一字舉字應
如宋王何與欲王之善應

○陽貨先言陽貨若先來
見孔子也

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善？志同數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

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
不迫仍不見

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

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

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
所以不見諸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

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

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

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蘇云敘治亂畧無痕瑕

蘇云篇骨子

一篇綱領

一亂

此節分兩截不得衣食以上包夏商說以下專屬紂說重下截為下節周公相武王張本

○邪說暴行又作空字起行此節亦分兩截大悅以上敘其驅除之功以下明其制作之由兩截相承下截乃足上截之意

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泮水警余泮水者洪水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

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

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

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一亂

此節亦分兩截禽獸也以上斥楊墨立教之非下著楊墨為害之大通節以處士橫議句為綱以為我兼愛四字為案以無父無君四字為斷以率獸食人二句為結局

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

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

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

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

一亂
懼字從孔子懼來即壽舜
警余之心也
通節以開先聖之道句為
主距放正所以開之
亦一治
蘇云荷總收大有筆力
昔者節結黨惡之時以下
六節我亦節董王不作
以後二節

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
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
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
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此章孟子自明扶持世道之心不得已則非好辯而其所以不得已者欲撥亂為治也中間歷敘治亂亂救世之心自古聖賢皆然何為獨不然我亦欲正人心節為通章歸宿治亂二字一篇綱

領不得已三字一篇篇下下文泔水警余孔子懼吾為此懼全是畏天憫人萬不得已處故再收繳二句直應起局為一篇總攝至末節雖是餘意然既專其言已又欲公其言于人不得已精神逼得更緊自古聖賢擔當世教維持宇宙止此一道自堯舜以至孔孟無二致也看其第四節于堯舜既沒下特提聖人之道衰後又云世衰道微又云孔子之道不著又云閑先聖之道屢提道字是全篇着眼處孟子文章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第四節聖人之道四字是其提綱舉領處餘可類推章內敘治亂處一代甚一代敘聖賢救亂處一代難一代此雖事勢固然然亦文章一步緊一步法

蘇云燒切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
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
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

○將猶持也

○巨擘猶錫甲鉞也
後人誤用為極義徐

此節伏下以妻則食以於
陵則居

此節有句敘筆下節及斷
之

此節伏下以母則不食以
兄之室則弗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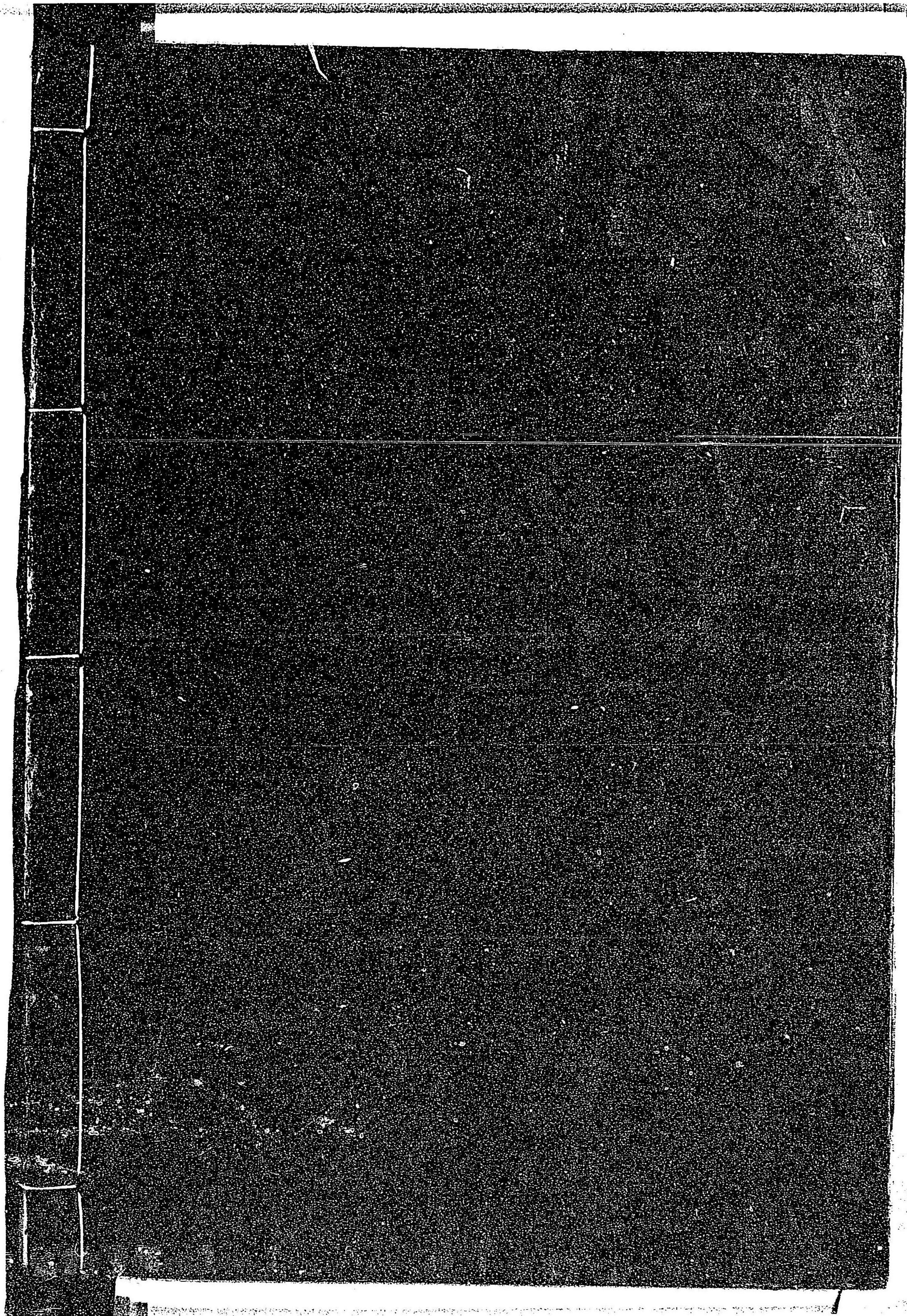
蘇云四句斷仲子之罪

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
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
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
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
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顛
曰。惡用是醜醜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
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醜醜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
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

蘇云冷語及收

蘇云繳充字。蘇云繳蚰字。探字。
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蚰而後充其操者
也。

此章總見仲子必不能廉。仲子惡能廉。一句斷定。下俱發明此意。區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苦
節如此。故取其廉。孟子正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為此苦節。而不成其廉。起語借蚰相形。以窮仲
子之操。前後照應。皆用游戲之筆。孟子此章。但是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
之不可反責。以交易之為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稿壤黃泉之為潔。此文字。直取最深
處。



152
50

館書經京東			
五	四	三	二
册	號	架	函
			漢書門

008581-001-8

152-50

蘇批孟子

藤沢 南岳/校

M13

AAC-1444

